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感知启东”主题创作采风之四十三

走进高新区(近海镇)

近海:诗意的田园诗意的海

春夏之交,艳阳高照。站在启东近海镇巍峨的海堤上,感觉海边的风也是暖的。巍峨的海堤两侧,一边是满眼绿色的田园和高耸的建筑群,一边是奔腾不息的海和海滩上星星点点的游人。

一群北归的大雁从头顶飞过。南来北往的大雁,在流转的时光里,见证了这片田园这片海的沧桑变迁。

200多年前,这儿还是一片汪洋。近海镇地区成陆较晚,在1929年出版的启东县行政区划图上,还没有川流港、半滩港、海丰镇、公益村等这些近海镇的地名。

大海,无疑是孕育这片土地的伟大母亲。

脚下这道始建于1999年的海堤,当初还曾浪涛拍岸。今天,放眼远望,挡浪堤外平坦的沙滩,正以其舒缓的身姿伸向远方,浑然契合于海天一线处。诗意的这一片海,每天两度轮回,潮起潮落,二十余年生生不息,在那动中积淀起的一颗颗微不足道的泥砂,或许就是书写脚下这片诗意田园的一个个优美文字和精致标点。

诗意之美,或许就是它所凸显的自然曲线之美。脚下那片诗意的田园诗意的海,曾经跌宕起伏的苦难,已经成为这部诗意田园诗意的动感篇章。

六十多年前,被称为老黄岸的海堤,原在西边大约四五千米。俗话说靠山吃

山,靠海吃海。老黄岸脚下,便诞生了一群跑海人。一天两回落潮时分,跑海人或忙着在网兜里捡拾鱼虾蟹,或在滩涂上勾取文蛤、泥螺。偶遇海上木头毛竹等漂浮物,便是大喜。也时有被怪潮夺去生命的跑海人。随着海岸线日渐东移,跑海人渐少。

三十多年前的第二道黄岸内,曾经是生存环境极为艰苦的盐场,盐场养对虾。我一位同事的外甥,当年携某水产学院水产养殖专业毕业的包头籍女友来到了盐场。那年冬天,我随同事前往。盐场漏风的职工棚舍,既无暖气也没空调。在包头一入冬就享受供暖的这位女孩,哪能受得了南黄海边寒冬这般的潮湿寒冷之苦?已怀有身孕的她一见我同事,道一声“舅舅”,接着就是一长串委屈的泪滴。然而,因为爱情,她选择了坚持。如今,她已成为当地一个规模养殖场的老板娘。

老黄岸内,曾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七十多年前,新四军东进,在此播下了绵绵不绝的革命火种。川流港小学旧址旁,一棵枝繁叶茂的百年老茶树下,曾留下过抗大九分校将士级学员培训当地基层抗日干部的身影。临海村宋奇才参加新四军骑岸镇战斗火线入党,杨香圃村顾大妈临危不惧智救抗日干部、川流港一带群众配合新四军奇袭利民镇日伪据点等革命故事,无一不是这一片土地上的红色基因。

当这些红色基因融进了脚下的这一片土地这一片海,便使饱经沧桑的这一



张勇摄

片土地这一片海,赋予了充满诗意的生命活力。

曾经的盐碱滩,如今已崛起成为一座20多平方公里的美丽滨海新城,其间有一座已达万人规模的大学城;曾经的不毛之地,在五月的暖风里,绿阴如盖,繁花似锦,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一座占地350多亩的盐生植物园,目前拥有同步种植的盐生植物32科100多个品种,植物园与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成立科研中心,一些前沿科研成果,已蜚声华夏神州。

诗意的田园诗意的海,原来是那么美的。

陆汉洲

今夕往昔

正值潮落,站在近海观海平台,远眺海面,蓝绿分层,浪花像蛋糕上的糖霜;看近处,泥滩裸露,软糯如绸,游客散布,嬉戏玩闹,孩子们的欢笑夹着浪涛传向海的深处……

此刻,我脑海里忍不住浮现刚才钱瑞斌老师在川流港为我们描述的画面,眼前的风景似乎随着时光回转,海岸线往西倒退十二三公里,停在了曾经渔船如织、商贸繁荣、世事川流不息的“川流港”。

今日所到川流港有着宁静的民居,乍一看和启东普通的村墟没什么不同:没有水陆交通繁华的景象,没有织网捕鱼的渔民,没有忙碌的贩夫走卒,没有跑码头的艺人,没有林立的店铺,更没有远处的枪声……你不得不佩服时间的强大,把曾经喧闹的景象抹得如此干净。但还好,我们有近海的老文化站长钱瑞斌老师,为我们指点“引路”。

钱老只要一开口,启东地区的民间故事,民俗传统,历史文化就会滔滔不绝地流淌出来。他的家就在近海镇老文化站内,记得2012年去的时候,满屋的书、杂志,还有一个大屁股电脑,仔细一问,这电脑居然不是摆设,1942年出生的他就是用这台电脑写稿出书的。2017年,文化馆组织的开展民俗文化进校园展示活动,钱老负责站在一块“你不知道的启东民间文学”牌子前为小朋友们讲解。当时天气渐热,他戴个凉帽,像个老农,在一群群吵吵嚷嚷的孩子面前拔高了调门,把故事讲

得绘声绘色。我们在一旁看着,怕他年纪大回头用过了力气中暑,他刚开始还能学着省力,可经不起孩子们东问西问,一会儿又恢复了原状,几天展示下来,喉咙哑了,脸色却红润了。

一进川流港,钱老就遇到了老朋友——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门牙掉了,笑得漏风,两人激动地握手,浑身都随着手下摆动。接着又遇到两个、三个……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曾经的繁华和衰落长到了他们的皱纹里。老人们见我们一行人,花花绿绿,高兴得很,可再怎么高兴,也难以在半小时讲清这100年的故事,只有他们家里的雕花凉床,屋檐下的水缸,扣在墙上的竹匾,吊在半空的簪箕在无声静默。街尾一个驼背的老妈妈在迎风扬菜籽,街头一口磨盘在等待我们去发现……

今夕的景,往昔的人。往昔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实物,但这些老人就是川流港的宝物,优秀如钱老能把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而更多的则选择把川流港镶嵌在自己的生活中。

思绪回到观海平台,忽然发现浪花中有一个小黑点,细看,原来是一个人在,他正拿着趟网在浅处走,网住的海鲜都装在背后的背篓里;再看,又一个人在泥滩上拿着柄三齿小钉耙,踩,耙,踩,耙……一个个文蛤便成了他鲜美的晚餐。

原来,往昔的生活离我们也不是那么远!

江帅

磨盘
石狮
老人

五月的阳光把百年老茶树染成青绿。繁枝密叶间的云雀对着不远处的大海鸣唱。涛声从天边传来,老街却静寂。

从海丰镇川流港归入大海的水脉,尽管已奔入海,呼涌向前,却有永远的回眸在眺望。宛如天边的游子,故乡就装在心里。不然,老街就不会这么自信,这么安详。

350米的石板街已换成平滑的水泥路,街两边的老屋却掩盖不住岁月的沧桑。斑驳的旧砖裸露,陈年的老木横陈。95岁的老人如一口古钟,鸣响着上世纪的声音。

老砖的地面,土灶上的蛛网,熏黑了仍笑嘻嘻的灶王爷。红漆剥落的花板床,吱吱作响的床前踏板。当年放洋油盏的墙洞,陈年古旧的脱榫木板箱。老鼠和蟑螂们自由出入的碗柜。沾满油腻的照明灯泡闪亮着现代化的温馨。

老人满脸的皱纹像街边的老榆树皮,灿然一笑夕阳红。老人说:子女都飞出去了。我去他们那里住过。离开了老街老屋老家具老土灶,睡不好,吃不香。心里空得慌。老街多好。

太阳明晃晃地照着。老街没小孩,没年轻人,连小狗都不见。清一色的慈眉善目,须发如霜。

那口上世纪的老井,出水甘冽。老人一面吊水一面说:自来水不想用。海丰镇的水是龙涎。不远处曾经的龙潭虽然已掩埋,但龙脉仍在。当年干旱,四面八方的人来取水,小小龙潭永远不枯不竭,潭里清水盈盈。后来龙潭埋了,水仍在地下。这井水就是从龙潭里淌过来的,多清。

老人满脸自信。老街已融进老人的身体血脉。人和街不能分离,老人和老街同在,记下了那个时代的旧照。不远处的新城,并不仅仅是代沟,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老街的河边,安卧着一扇花岗石的大磨盘。凿成天地八卦的磨纹依然清晰。站在磨盘前,可以看见老牛拉着石磨在转。流淌的麦秸玉米粒在土灶上燃起袅袅轻烟。金黄的玉米粥喂进花板床婴儿的口中。95岁的老人当年还是18岁的姑娘。床前的豆油灯照得她面如桃花。

磨坊的嗡嗡声混合着老街杂货店的算盘声,飘过大饼油条的香味,闪过布旗袍女的身影,响起竹水行蜿蜒的拖竹鸣唱,传来剃头匠捶背的脆响……农人卖菜的吆喝,刚出海鱼虾的蹦跳,一切宛然就在昨天。

人老了。拉磨的牛,磨坊的主人都看不见了。石磨仍如当年。老街一片沉寂。

川流港河水清如镜,流淌着百年前的水。杨叶子水草如丝如缕,一如当年的美少年。鲁镇的乌篷船已不见,田间的罗汉豆却已熟了。出海的泓口看不见渔船的帆



川流港百年古茶树 顾建华摄

影,芦苇荡的鸬鹚仍然冲天而起。

石板街下有许多的故事,有的被水泥路掩埋,有的至今流传民间。15岁的宋奇才奇进日本军营誓送投降信,现年81岁仍健在。老街的老人还在赞他是“好小信”。

老大娘从鬼子手里救下抗日税员凌萍,这些花甲老人还在讲,一如发生在昨天。

太阳在老街移动得很慢,只有老榆树的年轮在长。人间一百年,老街方春秋。人的头发转眼白如芦花。

五月的油菜正在收割。光秃的田间屋角,却安卧着沉睡的石狮。它就睡在老街的一角,川流港河在它西边流淌。它面朝西,脚朝东。我们把它扶起,它笑得呲牙咧嘴,又怒得满腹哀怨。它没有伴,孤家寡人一个,也许懂得有理。但谁也不知它为什么睡在这里。就像那扇石磨,也不见它的上片。

它们执拗地留下,也许就像那位老人,为了见证当年的老街。但无言。

空中是轻轻的雾霭。五月的田间升起缕缕烟火。一年一度的秸秆在烈火中永生。只留下石狮和磨盘的老街,像谜,又像梦。

田耀东

暮春川流港(外一首)

李新勇

卅年江海采珠忙,一念功名鬓已霜。
客路本无归去梦,家园犹有寄幽篁。
重倾竹叶迎人酒,旋折桃花送友藏。
纵使逢春也依旧,此情终是忆牛郎。

风荷

碧水芬芳夏景初,娉婷红艳雅不俗。
波柔叶动风乃急,露残花馨日渐舒。
金盘乱摇仙态贵,玉蕊扑簌莲实兀。
把盏畅饮题诗去,谁种芙蓉百万株。

那天,我见过大海和花海

孙剑

从海滩回来
花海的转场,叠化和交融
如漂浮的云
又似聚散的月色
让人以为
那是大海偷偷掩着的绚烂

铺满大地的月见草和马鞍草
白紫蓝
妆点了我的眼神 让人恍惚
像星空中俯视的地球表面

溢美的内心也是一个容器
盛下大海和花海的波涛
而遍野的春花
在尘世里干干净净摇曳
豁达恬淡



《前夜》教学版画 巫思林作



假司 顾建华摄



蜂与马鞭草 曹瑞卿摄

盐碱地上花如海

“今生我是一片盐碱地。真是苦命啊……”
黄昏,当我向启东盐生植物园走去时,我听见空气中传来一个老者沧桑的嗓音。

我眼一闭,老者的模样立刻清晰:须眉白发,古铜色脸,穿着极有年代感的衣裤,衣裤上泥迹斑斑。他弓着腰立在地边。太阳把地里的泥土晒得白翻翻、硬邦邦。我问他,老人家,您这是这里的土地菩萨吧。您何故勾着腰低着头说话?他说自己早就没底气站身子说话了。孤独苦闷寂寞的滋味,他早就烂熟于心。我忍住笑,说您可是神仙,神仙哪会寂寞的。老者一脸正色道:你不是神仙,咋知道神仙的寂寞。我欲笑的表情顿然僵住,沉静下来。听见他又补了一句:多少年头了,只有蒲苇和芦苇两姐妹不嫌弃他,与他相依相伴,度过岁月洪荒。

他的诉说,让我想起几百公里外,他的同胞兄弟曾有过的奇特历练。在那个高音喇叭里的雄心壮志直冲云霄的年代,为了向盐碱地要稻米和小麦,人们挖去表层三尺土,再下挖三尺土,然后将表层三尺土填到下层,下层三尺土填在表层。上三尺和下三尺的泥土完全掉了个个。壮观的劳动场景换来一个结果,世界仍然是猖狂的蒲苇的世界,稻米和小麦没有办法跟土地菩萨达成和解。

我意识到自己眉头皱紧了,赶紧伸出两个指头试图去安抚和平息。一声长叹息发自我心底。

我的叹息勾起老者沉睡的记忆。他幽幽说道,你晓得的,这里江海交汇,一两百年前,我还被包裹在广袤的水域。伴随我的迢迢征途,远道

而来的各种营养物质,汇聚在这里,我的身边,有鱼虾蟹贝,欢畅游弋。热闹,欢腾,那是一个活泼泼的世界。那是多叫人沉醉的水下王国哦。只可惜,沧海变换,那都是我喊破嗓子也喊不回的前世了。

老者的模样,老者的声音,让我脚步沉沉,让我眼前一片伤感的薄雾,迷迷离离。

当我越来越走近盐生植物园,隐约一片紫色花影闪入眼中时,沧桑老者的一脸焦愁,瞬间从脑海中小憩。眼前薄雾飘散开去。

初夏的白天,芳菲已尽,低眉抬眼再难于原野寻到一缕姹紫嫣红了,竟然在距海1千米的漠漠盐碱地中,撞上一大片的紫色红色花影绰约。紫的,是身身高挑摇曳多姿的马鞭草,淡粉红的,是身小巧玲珑的美丽月见草。微风送清香入鼻,直沁心脾,令人瞬间心醉。微风吹拂下,一层层紫色连翘摇曳着,荡漾开来,放眼望,满目都是养眼又宜人的清纯美少女的翩翩舞姿。

那个须眉白发的老者,大概是满面红光,既能听着海涛声,又可微微笑着沉醉在哪一片花丛间,白胡子让微风吹得一扬一扬,没有闲暇来跟我唠嗑了。

此前,只是从概念上知道,这里是全国第三、本省首家以耐盐碱植物为主题的公园。它诞生于两年前。各种盐碱土改良方式的尝试和成功运用,为人类六月献上了这一片花海。

夕阳斜照,微风吹拂,一层层紫色连翘在摇曳在荡漾在逗引雀跃的心。我寻到花田间的空隙地带,不由分说径直走向花田深处,去拥抱那层连翘,去和花香拥吻。

巫正利